

「佘太君」與「折太君」考

康保成*

摘要

在明嘉靖時期的小說《北宋志傳》中，「楊業之妻」為「呂氏」；萬曆三十四年刊《楊家府演義》改為「余（佘）氏」，但這兩部小說多稱其為「楊令婆」。「佘太君」的稱謂大約在《演義》後不久出現在戲曲中。「楊令婆」與「佘太君」帶有南北方不同的地域色彩，加之後世某些作品兼收並蓄，故有時二者可混用。「太君」稱謂的形成或與明代小說中楊六郎妻稱「太郡」有關。由於戲曲在民間的廣泛影響，加之折、佘同音和地緣的原因，約在清康熙中期，宋代武將折克行的母親「折氏」被楊業故里附近的折氏家族居住的岢嵐州一帶的百姓附會成戲曲中的楊業妻「佘太君」。雍正年間，折克行之母「折太君」的墓亦被附會成「佘太君」之墓。由於折克行的母親與楊業相差百年左右，於是後來進一步將「折太君」「合理化」為折德辰的女兒。清代著名學者畢沅及當代一些學者信奉地方誌的誤傳，遂使折德辰女「折太君」為戲曲人物「佘太君」的原型說輾轉相傳，眾口一詞，幾成定讞。

關鍵字：佘太君、楊令婆、柴太郡、折太君、口耳相傳

*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佘太君（佘賽花）是傳統戲曲中的楊業之妻、楊六郎之母。她少年時與楊業比武招親，靚麗英武。她為楊家生下七子二女，並在楊業、楊六郎去世後成為楊門女將的領軍人物。她百歲掛帥，號令三軍，大獲全勝，贏得朝野崇敬。本文謹就這一文學人物的來歷及其與歷史人物「折太君」的關係進行初步探討。錯漏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

宋代文獻記北宋抗遼驍將楊業有子七人，但無只言片語談及其妻。《元曲選》中的《謝金吾詐拆清風府》、《昊天塔孟良盜骨》兩劇始出現楊六郎的母親「佘太君」。《孟良盜骨》為末本，全劇四折。第一折楊景上場自報家門云：

某姓楊名景，字彥明。父親是金刀無敵大總管楊令公，母親佘太君。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昭、朗、嗣，某居第六。¹

同折正末扮楊令公鬼魂唱【後庭花】有云：「這個是你那佘太君的偏憐子。」²乃正末向楊六郎介紹七郎時所唱。該劇第二折，寫楊家府裏一個小軍「奉佘太君」之命給楊六郎送家書，正末扮孟良唱【石榴花】有云：「莫不是佘太君有人相欺壓？」³不過在這個戲裏，佘太君自始至終未在明場出現，其形象如何不可確知。

《謝金吾》為四折一楔子，旦本。楔子中淨扮王欽若獨白云：「……楊六郎母親封為佘太君。」⁴第一、二折正旦扮佘太君主唱，第三、四折扮楊六郎的岳母、皇姑主唱。從前兩折戲看來，佘太君雖年事已高，但性格剛強，嫉惡如仇，其形象已經較為鮮明。

按《孟良盜骨》在《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中均有著錄，作者無確考，一說為元末明初人朱凱，一說為無名氏。筆者認同後一說。⁵《謝金吾》一劇則不見於任何著錄，作者為無名氏。⁶

¹ 無名氏：《昊天塔孟良盜骨》，引自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第二冊下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2120。

² 同前註，頁2122。

³ 同前註，頁2130。

⁴ 無名氏：《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同註1，頁1608。

⁵ 曹本《錄鬼簿》在「朱凱」名下著錄《盜骨殖》一劇，題目正名為「殺人和尚退敵兵，放火孟良盜骨殖」，現存《元曲選》本題目正名為「瓦橋關令公顯神，昊天塔孟良盜骨」，二者不同。《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均列入無名氏目，故筆者認為《元曲選》本為無名氏作品。

⁶ 《元曲選》卷首〈元曲論〉於無名氏作品下列有《謝金吾》，並注云：「一云《私下三關》。」但《錄鬼簿》在王仲元名下著錄有《私下三關》，並未提及其別名《謝金吾》。

脈望館抄本中的四個楊家將戲中，以往較受關注的《八大王開詔救忠臣》、《楊六郎調兵破天陣》、《焦光贊活拿蕭天佑》三部雜劇，不僅完全沒有提到「佘太君」其名，甚至連楊業有妻子、楊六郎有母親也沒提到。《蕭天佑》雜劇第二折，楊六郎自報家門云：

某姓楊名景，字彥朗。父乃金刀教首楊令公，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輝、昭、朗、嗣。父子八人，弟兄七個。⁷

但脈望館抄本中的另一楊家將戲《黃眉翁賜福上延年》頭折，楊景上場自報家門，則與《孟良盜骨》略同：

某姓楊名景，字彥朗，祖居河東人氏，祖公公火山令公楊滾，父親是金刀楊繼業，母親乃佘氏夫人。所生俺弟兄七人，乃是平、定、光、輝、昭、朗、嗣。⁸

該劇為末本，四折一楔子，第三折正末扮黃眉翁，其餘由正末扮孟良主唱。劇演楊景鎮守三關，數載未得歸鄉，時值老母佘太君壽誕，乃遣孟良等四人回京，央寇准代奏朝廷，得以回京探母祝壽。仙人黃眉翁感景忠孝，以延年酒、仙桃上壽予佘太君。第三折「佘太君」自報家門云：

老身佘太君是也，夫主乃金刀教手楊令公，與老身所生七子二女，七子者，乃是平、定、光、輝、昭、朗、嗣……⁹

若將《蕭天佑》中楊六郎的自報家門與上引《孟良盜骨》、《黃眉翁》相比較，可以發現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少了有關「佘太君」的內容。這種情況應非偶然。從邏輯上判斷，民間文藝的形成過程應當是滾雪球式的層層迭加，不斷添枝加葉，使其愈來愈豐滿，而不至於愈傳播愈乾癟，人物、故事愈來愈減少。因此似可推斷，脈望館抄本中沒有提到「佘太君」的《八大王》、《破天陣》、《蕭天佑》這三個戲的產生年代，應早於《黃眉翁》和《元曲選》中的兩個楊家將戲。

眾所周知，《元曲選》初集、二集先後刊刻於明萬曆四十三、四十四年（1616），雖云「元曲」，實則經過臧懋循的改訂。對於這一點，臧懋循本人毫不諱言。¹⁰若將同一劇碼中

⁷ 無名氏：《焦光贊活拿蕭天佑》（《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九函，影印脈望館抄本，第61冊），頁6。

⁸ 無名氏：《黃眉翁賜福上延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十一函，影印脈望館抄本，第84冊），頁1。

⁹ 同註8，頁12。

¹⁰ [明]臧懋循：《元曲選》序：「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廷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

的《元曲選》本與元刊本或其它明本相比較，臧氏的改訂之處就能看得更清楚。¹¹但由於《孟良盜骨》和《謝金吾》均為孤本，故究竟哪些屬於臧氏的改纂已不得而知。而上述脈望館抄本中的三個戲皆不知作者，亦皆為孤本。前兩種附有「穿關」提示，乃趙琦美錄自明內府本，惟《蕭天佑》一劇不知來歷。錢曾《也是園目》將這三個戲均著錄為「宋朝故事」。¹²孫楷第先生評價脈望館抄本中的無名氏作品時說：「古今無名氏雜劇，今存孤本至九十餘種。其劇既多為嘉靖前人所編，吾人今日研究明劇可取資於是。」「也是園古今雜劇，乃趙清常抄校本。其抄校雖在萬曆中，而所據者實為明洪永以來內府傳習之本。其價值不在元本下。」¹³傅惜華先生編《元代雜劇全目》將上述三個戲收入卷六「元明間無名氏作家作品」，¹⁴王季思先生主編《全元戲曲》，將其收入第八卷「無名氏作品」。¹⁵余嘉錫先生也認為這三個作品出於元人之手。¹⁶

至於《黃眉翁》一劇，故事雖與楊家將有關，亦為「內府本」且附「穿關」，然錢曾《也是園目》著錄為「教坊編演本」，¹⁷與《八大王》等三劇被著錄為「宋朝故事」明顯有別。故不惟余先生隻字未提，而且《元代雜劇全目》、《全元戲曲》均亦不收，傅惜華則將其收入《明代雜劇全目》卷三「無名氏作家作品」，¹⁸可見諸前輩均認為它產生較晚。該劇劇末注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季春初九日校內本，清常道人。」¹⁹這當然只是趙琦美抄校本劇的時間，不能說明該劇本產生的年代。不過作為明代教坊新編的劇本，這個戲應當產生在萬曆年間。

明萬曆時期，雖然昆曲、弋陽腔等已經向全國傳播，但內廷演出依然以北曲為正宗，因而宮中慣常演出的北曲雜劇被稱為「宮戲」，而宮外流行的昆曲等被稱為「外戲」。同時

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為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負芭堂文選》，《續修四庫全書》第13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84；又，〈與謝在杭書〉：「比來衰懶日甚，戲取諸雜劇，為刪抹繁蕪，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謂頗得元人三昧。」，同前，頁110。

¹¹ 如鄭騫：〈從《元曲選》說到《元刊雜劇三十種》〉，《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解玉峰：〈論臧懋循《元曲選》對元劇腳色之編改〉，《文學遺產》2006年第3期（2006）；汪詩珮：〈文人化與折衷化的改編——從元刊本與《元曲選》的《薛仁貴》說起〉，《漢學研究》，第二十六卷第1期（2008），都是從元雜劇不同版本的比較中來認識臧氏的改編的。

¹² 〔清〕錢曾：《也是園目》（《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二函，影印脈望館抄本，冊1），頁16。

¹³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頁214、222。

¹⁴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328。

¹⁵ 參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¹⁶ 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也是園藏本所存楊家將諸劇，雖不題名氏，觀其風度，實際應元人所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101。

¹⁷ 同註12，頁20。

¹⁸ 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頁245。

¹⁹ 同註8，頁23。

內廷還經常上演教坊新編的吉慶戲、承應戲和宮外新編戲文。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記云：

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衛二百餘員，以習宮戲、外戲。凡慈聖老娘娘升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嶽賜環記》，亦曾演唱。²⁰

萬曆皇帝是個孝子，特地為母親慈聖皇太后組織承應戲演出，而《黃眉翁》一劇演黃眉仙翁為佘太君祝壽，就是一出最能表達孝心的承應戲。又，「四齋」的設立不會是在萬曆初期，因為明神宗朱翊鈞即位時年僅十歲，直到十年後張居正去世方親政。此外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雜劇院本」條記云：「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接著舉出了諸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等雜劇名目，然後說：「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直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勳戚、貴璫輩讚賞之耳。」²¹將這一記載與上引《酌中志》相互參證，可知萬曆時期內廷承應戲、吉慶戲之興盛。《黃眉翁》或即此時應運而生。

這裏補充一個旁證。我們知道，楊六郎「私下三關」的故事在元明兩代十分流行，並且一直流傳至今。各家的描寫大同小異，其相同的部分略為：奸臣向宋真宗進讒，欲拆毀御賜楊家的宅第天波樓，楊六郎聞訊私下三關，懲罰奸臣。然各家在寫到楊六郎之母（「楊令婆」或「佘太君」）對「私下三關」的態度時有較大差異。不妨稍費筆墨，以作對比。小說《北宋志傳》第二十七回寫六郎「私下三關」是母親「令婆」召回來的：

八王遣人報知令婆：「聖意難回，可尋夜往三關與六使商議，則能計較。」令婆得報，終日憂悶。八娘進曰：「母親只得依八殿下所言，令著六哥回來計較。不然，恐後日無佞宅亦難保也。」令婆曰：「汝言雖是，誰去報知？」九妹曰：「小女曾識三關路徑，願走一遭。」令婆曰：「汝速去速回。」²²

而《楊家府演義》「楊六郎私下三關」一節雖大體沿襲《志傳》，卻增加了令婆的猶豫不決：

八王聽知，遣人報令婆，「聖意難回，可著人星夜往三關召回六郎商議計策。」令婆聞知，悶悶不悅，寢食俱廢。八娘曰：「此事必須令人請回六哥，才可止得。不然，日後又生計策來拆無佞府也。」令婆曰：「未有詔命，六郎怎敢擅離三關？」八娘曰：

²⁰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2001），頁109。

²¹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59），頁648。

²² [明]熊大木：《北宋志傳》，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467。

「六郎兵印權付部下代掌幾日，悄地回來，事定即去，有何不可？」令婆曰：「此事全要機密之人行之，叫我遣著誰去？」九妹曰：「小女曾到三關，願往去來。」令婆曰：「汝去極好，但要快回。」²³

明傳奇《金鑄記》整本戲已佚，但萬曆間曲選《摘錦奇音》卷五收錄其中的〈六使私下三關〉一出，其中楊六郎白云：「老令婆有書道，『朝廷聽信讒言，要拆俺家天波樓』。」「子見母書，不得不去。」²⁴可知《金鑄記》中的「老令婆」也是以書信召回六郎的。

但在《元曲選·謝金吾》中，佘太君面對奸臣拆毀宅第、甚至被當街推倒，都表現得相當冷靜，她對老院公說：「你近前來。只今日我修下一封書，你直至瓦橋三關，說與六郎孩兒。若有明白的聖旨，著他下關來；若無明白聖旨，著他休下關來。小心在意者。」又唱【賺煞】：「雖則是被那廝搶白，囑付孩兒寧奈，休得要誤軍機私下禁關來。」當六郎私自回家探母，她見面第一句就說：「你不曾請旨，私下關來，敢不中麼？」「他則待賺離了邊關，羅織你些罪過」，「你慌來家做甚麼，你敢跳不出這地網天羅」。並說自己只不過「得了些醜賸氣，這幾日才較可」。²⁵

民間故事大體遵循世代累積的原則，其人物形象也應當是逐漸趨於合乎情理的。《北宋志傳》及傳奇《金鑄記》中的楊令婆，遇到突發事件便按捺不住憤慨之情，以書信令鎮守邊關的楊六郎「私下三關」，這不符合人物的年齡與身份。《楊家府演義》則寫令婆躊躇不定，而《元曲選·謝金吾》中的佘太君才稱得上老謀深算。清以後的楊家將戲曲，或繼承並發展了《謝金吾》雜劇的寫法，讓佘太君成爲一位不僅忠勇，也不僅老道，而且是能夠忍辱負重的，明大義、顧大局、識大體的老英雄；²⁶或者像《昭代簫韶》的寫法，即王、謝二奸臣欲拆毀天波樓的奏章被駁回，謝「假裝不知」，擅自拆毀楊府下馬牌，「佘氏」帶領楊門女眷將謝庭芳痛打一頓。²⁷這樣，楊六郎便無須「私下三關」，佘太君與宋真宗的形象也都得到維護。

而《黃眉翁》一劇在提到「私下三關」時卻大作反面文章。劇中佘太君只在第三折出現，她唯恐楊景「私下三關」，擅離職守，囑咐他「鎮守三關，不可擅離信地。」楊景答道：「今日是母親壽誕之日，不敢私下三關，命孟良央挽寇萊公奏知了聖人，您孩兒才敢入東

²³ [明]紀振倫：《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萬曆三十四年刊本，1994），頁245-246。

²⁴ 《摘錦奇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第三種，影印萬曆辛亥年（1611）刊本，1984）頁254、256。

²⁵ 同註4，頁1608-1622。

²⁶ 如京劇《六郎探母》演天波樓被拆，佘太君被打傷後，「差八姐至三關送信，囑楊廷昭切勿因此擅離職守。」曾白融主編：《京劇劇目辭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頁549。

²⁷ 參《昭代簫韶》第四本第廿三出，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九集之八，影印清嘉慶十八年內府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64），冊8，頁61-67。

京來拜見母親也。」²⁸可見其深明大義，已開後來花部戲曲中佘太君形象之先河。這樣一個忠貞且又老道的「佘太君」，應當產生在兩部楊家將小說之後才合乎情理。

總之，基於孫楷第、傅惜華、王季思、余嘉錫等先生的研究以及《元曲選》刊刻較晚有可能遭改竄以及「佘太君」（「楊令婆」）對楊六郎「私下三關」態度的比較，可初步判斷：脈望館抄本中不提楊業妻、楊六郎母的三個楊家將戲，正與宋代文獻相吻合，反映出明嘉靖以前「佘太君」的故事尚未在民間流行開來。萬曆以後，「佘太君」的故事被創作出來並廣為流行，或為教坊編演《黃眉翁》及臧氏改編時採納，而這恰與正史的記載漸行漸遠。

二、

可以為上述判斷提供佐證的是，明代的楊家將小說沒有出現「佘太君」的稱謂，提到楊業（「楊令公」）之妻、楊六郎之母，一般稱「令婆」或「楊令婆」。值得注意的是，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北宋志傳》（以下簡稱《志傳》）中，楊業的妻子不姓「佘」，而姓「呂」。作品第十回寫楊業在受到北漢主責難、宋太宗勸降的雙重壓力下頗有歸宋的念頭，與其妻有如下對話：

令公坐臥無計，憂形於色。夫人呂氏問之曰：「令公自晉陽而歸，何以日夕抱悶？」令公長歎不已，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道知。夫人曰：「曾與眾兒子商議否？」令公曰：「多有勸我投降大朝，不得其長策也。」夫人曰：「若大朝厚待汝父子，歸之亦是長策，何必深憂？」²⁹

《北宋志傳》的另一早期刊本——萬曆間建陽余氏三台館刊本卷十二，與上引萬曆癸巳本第十回相應部分的文字全同，楊令公妻亦為「夫人呂氏」。該刊本全名《新刻全像按鑿演義北宋志傳》，每頁均上圖下文，在敘述楊令公與妻「呂氏」對話之頁的上方，為「楊業夫人觀宋繪畫」圖。³⁰一般認為，《北宋志傳》的作者為嘉靖年間福建建陽書坊主人熊大木。故楊家將故事中的楊令婆（「呂氏」）事蹟應當在嘉靖時期形成。

清道光三年（1823）刊行的《北宋金槍全傳》實為《北宋志傳》的晚期刊本，其第十回在寫到這一部分時將「夫人呂氏」改為「夫人余（佘）氏」，其餘文字則基本全同：

²⁸ 同註 8，頁 14。

²⁹ [明]熊大木：《北宋志傳》（北京：中華書局，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三十四輯第二冊影印明世德堂刊本，1991），頁 753。

³⁰ 《北宋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三台館刊本，1994），頁 570-571。

令公坐臥無計，憂形於色。夫人余（余）氏問之曰：「令公自晉陽歸山，何以日夕抱悶？」令公長歎不已，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告知。³¹

此刻本原為「夫人余氏」，我認為清中葉時「余太君」的故事早已風行海內，故刊行者據以改之，「余」當為「余」之誤。

而紀振倫的《楊家府通俗演義》（以下簡稱《演義》）顯屬另一系統，作品第一次提到楊繼業妻時寫道：

繼業娶余（余）氏，生七子：淵平、延廣、延慶、延朗、延德、延昭、延嗣。又生二女：琪八娘、瑛九妹，俱善騎射，精通韜略。

此處楊業妻雖已姓「余（余）」，但全書「余（余）氏」僅此一見，此後仍以「令婆」出之。這種情況或可說明，《演義》產生時「余太君」的故事雖已形成，但仍然難以撼動《志傳》原有的故事框架。與《志傳》相比，《演義》中「令公」、「令婆」的形象更加完整。如《演義》與《志傳》第十回相應的部分為〈太宗招降令公〉，卻寫北漢主投降在先，楊業在病中獲知這一消息後與夫人「令婆」有如下一段對話：

是時繼業病已全愈，正欲起兵下山，忽見令婆回來，遂問曰：「主人與宋人交戰，勝負如何？」令婆曰：「今獻城降矣！」繼業驚曰：「何不驅兵死戰？戰不勝，寧死社稷，見先君於地下，庶幾無愧。奈何甘心屈膝，北面事人，以受萬世之唾罵乎？」³²

可知《演義》中楊令公在北漢主投降之前完全沒有降宋的念頭，形象趨於完美。更重要的是，其妻「令婆」的姓氏，無論「呂氏」抑或「余（余）氏」，均未被提起，這說明楊業妻的姓氏問題尚未受到讀者普遍關注，「余太君」的稱謂尚未受到普遍認同。《演義》寫道：「令婆」每每打著白旗出戰，勇不可當，直到娶了孫媳婦穆桂英之後依然老當益壯，率兵攻打通明殿。《演義》第二節〈繼業調兵拒宋〉石守信向宋太祖介紹道：「繼業出戰，打著紅令字旗。其妻出戰，打著白令字旗。因此號為令公、令婆。」³³ 可知「令婆」勇敢善戰的形

³¹ 《繡像北宋金槍全傳》（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繡像珍本集》第十二冊，影印道光三年刊本，2008），頁200。

³² 同註23，頁13、57。

³³ 同註23，頁27。

象，是在《演義》中方告完成的，《志傳》則很少這方面的描寫，也沒有交代「令公」、「令婆」的來歷。

小說之外，明傳奇也稱楊業妻為「令婆」。湯顯祖的《牡丹亭》傳奇第四十七出〈圍釋〉淨唱【尾聲】云：「咱比李山兒何足道，這楊令婆委實高。」³⁴按《牡丹亭》初成書於萬曆十六年（1588），再刊本面世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³⁵這兩種刊本均用「楊令婆」而不用「佘太君」，可證其時「佘太君」的稱謂尚未流傳開來。

明傳奇中的《三關記》、《金鑄記》演楊家將故事，二劇均已佚失。但萬曆間曲選《詞林一枝》卷二，收錄有《三關記》傳奇中的〈焦光贊建祠祭主〉一出，其中焦光贊白云：「宋太祖差一謀士去說楊家父子……聖旨封繼業為老令公，封妻老令婆。」³⁶按今存萬曆本《詞林一枝》，封面題《海內時尚滾調刻詞林第一枝》，並有刊刻者葉志元的廣告式標題：「千家摘錦坊刻頗多，選者俱用古套，悉未見其妙耳。予特去故增新，得京傳時興新曲數折，載於篇首，知音律者幸鑒之。」正文卷一又題云：「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可見該書是當時流行的青陽腔、滾調的折子戲選集。《詞林一枝》卷末有「萬曆新歲」刊印字樣，但郭英德等經考證認為，《詞林一枝》的編纂年代當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或三十五年（1607）。³⁷因此可以大膽地說：直到萬曆三十年前後，在青陽腔流行的安徽、江西等地，「佘太君」的稱謂並不流行。

上文已述，萬曆間另一曲選《摘錦奇音》卷五收錄《金鑄記》傳奇中的〈六使私下三關〉一出，其中楊六使白，稱其母為「老令婆」。《摘錦奇音》正文卷一有「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的題識，卷末有「辛亥孟春書林張三懷梓」的題跋。萬曆辛亥即萬曆四十年（1611）。直到此時滾調戲曲還在使用「楊令婆」的稱謂，似可為上文的結論增添有力的佐證。《元曲選》中有關「佘太君」的稱謂是經臧晉叔改過的，而《黃眉翁》雜劇的產生可能是在萬曆後期。

確切地斷言「佘太君」出現的年代比較困難。一般而言，從某一人物被塑造出來到流行開來應當有一個過程。根據萬曆三十四年刊《楊家府演義》已經出現「余（佘）氏」來推測，戲曲中「佘太君」的稱謂當在此後不久即出現。

那麼，戲曲中的楊業之妻、楊六郎之母為什麼被稱為「太君」？這一稱呼到底是怎麼來的呢？我想，這很可能和《志傳》、《演義》中楊六郎的正妻「柴太郡」有關。在小說裏，楊六郎之妻是後周世宗柴榮的女兒，宋太祖優待後周皇室，公主成了「郡主」，但地

³⁴ [明]湯顯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徐朔方校注，1962），頁221。

³⁵ 參霍建瑜：〈《牡丹亭》成書年代新考〉，《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

³⁶ 《詞林一枝》（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第四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明萬曆本，1984），頁80、83。

³⁷ 郭英德、王麗娟：〈《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編纂年代考〉，《文藝研究》2006年第8期。

位依然尊崇，被眾人呼為「太郡」。例如《志傳》第十七回的回目是〈宋太宗議征北番 柴太郡奏保楊業〉，其中寫道：

業受命而出，進府中見令婆，正值令婆與太郡柴夫人在堂中閑遣，令公相見畢……太郡曰：「妾明日親奏於帝，令朝臣保令公而行，彼則不敢生謀矣。」令婆曰：「我與太郡同往。」令公大悅，因具酒食相敘。過了一宵，次日，楊令婆與太郡夫人赴朝。近臣先為通知，太宗降階迎接……問曰：「朕未有命，令婆與郡夫人趨朝，欲見何議？」太郡先起奏曰：「聞陛下命將防禦番兵。主帥潘仁美素與楊先鋒不睦，此行恐非其利。須念其父子忠勤於國，陛下當善遇之。」太宗曰：「此王事矣，他人則不可行。太郡有何良策？」太郡曰：「陛下若准其行，須於廷臣中舉有名望者保之同往，則無慮矣。」太宗曰：「此議甚高。」遂下詔，令文武舉擇誰可保楊業出征者。³⁸

第二十一回又寫道：

八王即日出朝，來到無佞府，見令婆與太郡夫人，訪問楊郡馬消息。令婆曰：「六郎犯罪，發配鄭州，再不見回來。殿下今日尋討，老妾誠不知矣。」八王曰：「新主在位，既有赦文召取，當令投赦入朝，而與國家出力，何必推隱？」太郡曰：「尚容數日，待令人於鄭州跟尋，來見殿下也。」八王會其意，遂辭卻令婆，回朝奏知：「妾不知郡馬下落。」³⁹

這樣的描寫比比皆是，不暇贅舉。也就是說，在《志傳》中，楊業之妻的稱謂是「令婆」，而真正的「太郡」或「太郡夫人」是楊六郎的妻子柴郡主。不僅如此，因小說中「令婆」常與「太郡」在一起議事，故造成行文上二者並稱或連稱。古書無標點，有可能造成將二人合而為一的誤會。第二十二回便出現下面這樣的行文：

六郎得了岳勝不勝之喜回無佞府辭令婆太郡而行⁴⁰

舊時講唱文學與戲曲的表演者多不識字，口耳相傳，很難搞清楚「太君」與「太郡」的區別。若遇到這樣的表述，很可能將「令婆」與「太郡」都當成「老太君」一人。在潮劇《楊

³⁸ 同註 30，頁 831-834。

³⁹ 同註 30，頁 878。

⁴⁰ 同註 30，頁 888。

令婆辯本》、潮州歌冊《十二寡婦征西》中，「楊令婆」與「太郡」就成了同一個人，如後者有如下唱詞：

次日太郡楊令婆，早朝就來見君王。
天子一見太郡來，賜伊繡墩坐殿前。⁴¹

晚於《志傳》的《演義》，楊六郎妻雖也被稱為「太郡」或「柴太郡」，但稱「柴夫人」、「柴郡主」者漸多，如《楊六郎私下三關》一節：

救命既下，楊府家兵聞知消息，急報令婆。令婆與柴夫人言曰：「今朝廷輕信謝金吾、王欽之言，毀拆天波樓。倘被拆之，貽羞於夫君多矣。」柴郡主曰：「此事必哀懇八王，轉達天廷，才能止之。」令婆曰：「須速往告之可也。」柴郡主即往八王府中，與八王相見畢，柴郡主曰：「謝金吾妄生事端，無故進奏聖上毀拆天波樓，不期聖上准之。妾今特來哀告殿下，轉奏聖上，止息不拆，則楊門不獨生者銜恩，死者亦感德矣。」八王曰：「郡主不來說，我亦欲奏之。但聞王欽私贊其事，今聖上所信者此二賊子。彼謂此樓不便天下往來，故聖上深以為然。我今度之，雖去進奏，亦難挽回。謝金吾小丈夫也，郡主急歸，與令婆商議，將金寶賂之，買其寬宥數時，等我遇便奏帝，或者可保其不拆。」郡主領命，歸告令婆。⁴²

看來在楊六郎妻的稱謂上，《演義》正在由「太郡」向「郡主」過度，故而兩種稱謂並存。也許，由於此時「佘太君」的稱謂已經逐漸流行，使得《演義》逐漸拋棄「太郡」而使用「郡主」吧？

三、

清初李玉的《昊天塔》傳奇，乃據《元曲選》中的《昊天塔孟良盜骨》擴展而成，據說有傅惜華藏康熙間抄本二十八出，⁴³惜未得見。不過《綴白裘》三集收有《昊天塔》〈盜骨〉一出，破除北曲一人主唱體制，有「生」與「淨」對唱，應當就是李玉傳奇中的一出。其中楊延昭唱【得勝令】曲云：「有一個使金刀楊令公，他的手段能。他家有七個兒心腸

⁴¹ 潮州歌冊《十二寡婦征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潮州李春記書坊刊本，2002），頁33。

⁴² 同註23，頁242-243。

⁴³ 參吳新雷主編《中國昆曲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114。

硬，母親是佘太君，敕賜那天波樓也那無佞。」⁴⁴這裏「佘太君」的稱謂，應當是承襲《元曲選》而來。清嘉慶十八年（1813）刊清宮大戲《昭代簫韶》，楊業妻多作「佘氏」，而「佘太君」或「太君」用於尊稱，一般為楊家子孫輩稱用，然該書「凡例」卻聲明：

今依《北宋傳》為柱腳，略增正史為綱領，創成新劇……舊有《祥麟現》、《女中傑》、《昊天塔》諸劇，亦系楊令公父子之事，既非《通鑑》正史，又非《北宋演義》，乃《演義》中節外之枝，概不取錄。⁴⁵

按《祥麟現》與《女中傑》已佚。據《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的敘述，《祥麟現》乃演成都人楊文鹿事，僅以宋遼交戰為背景，以楊延昭、蕭太后等為配角，完全未涉及楊業妻、楊六郎母事。⁴⁶《昊天塔》不知指雜劇抑或李玉的傳奇。不過這裏既然完全排除了從以往戲劇中取材的可能，那就只有從《北宋志傳》和《演義》中尋找其本事來源了。遺憾的是正如上文所述，除《演義》中出現一次「佘氏」之外，《志傳》和《演義》中只有「楊令婆」，沒有「佘太君」。

此外，京劇、秦腔、漢劇、豫劇等許多劇種均敷演佘賽花招親的故事。清乾隆間東隅居士（吳璿）編寫的小說《飛龍全傳》第五十回敘述楊業的身世云：

卻說這楊令公名業，字繼業，太原人氏。生得面如重棗，五絡長髯，相貌威嚴，身材凜烈。使一柄大杆刀，上陣如風，因此名為金刀楊令公，軍中又號楊無敵。深明韜略，廣有機謀。夫人佘氏，暢曉兵機，熟諳陣法，慣使一個流星錘，勇力倍常，也是個無人敢近得他的。這夫人生長在綠林之中，父親佘志龍，乃是一籌好漢，山寨稱尊，各處回應。當楊業年幼時，奉了父親楊衰之命，遠使探親，路過此山，被這夫人阻住，要討買路錢，兩下裏廝殺起來。不道一般的少年，配定無二的武藝，兩個戰了多時，竟是個對手。那佘志龍見楊業一表人材，十分愛慕，便請他上山，款曲勸諭，納作了乘龍之客。這夫妻兩口兒真是天緣巧合，分外恩勤。那楊業也把許多忠言美語，勸志龍改邪歸正，圖取功名。志龍乃是鐵錚漢子，焉有不依？一聽其言，便心悅誠服。因此，楊業回見父親，把這委曲緣由，一一說了。楊衰便請旨招安，封官外鎮，做了封疆大臣。這是從古以來的英雄好漢，做事光明，直截痛快的作用。那楊業所生七子：長曰延平，次曰延定，三曰延輝，

⁴⁴ [清]錢德蒼編：《綴白裘》（《善本戲曲叢刊》第五輯，影印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冊3），頁795。

⁴⁵ 《昭代簫韶》，同註27，頁1。

⁴⁶ [清]黃文暘原著、董康校訂：《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1928年大東書局本，1992），頁601-605。

四曰延朗，五曰廷德，六曰延昭，七曰延嗣。又有義子懷亮。這八位郎君，弓馬嫻熟，武藝出眾，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又有兩個女兒，稱為八娘、九妹，也是勇敢非常。所以其時盛稱山後楊家兵為最。⁴⁷

這裏所敘述的楊業娶「佘氏」為妻的故事，或即京劇《紫金帶》（又名《七星廟》、《佘賽花》、《佘塘關》）的本事。在早期京劇劇本如車王府本《七星廟》中，「佘氏」叫做「佘彩花」，⁴⁸李洪春藏《紫金帶》叫「佘蔡花」，到《戲考》中的《佘塘關》才叫「佘賽花」。⁴⁹據此可大體看出「佘太君」故事從無到有、從貧乏到豐滿之一斑。編故事的人很清楚，楊業之妻在未婚之前既不能叫「令婆」也不能稱「太君」，還是稱「佘氏」為妙。後來才又漸漸編出為大家所認同的名字。

眾所周知，楊業為「楊令公」的說法宋末已有之。羅燁作《醉翁談錄》，記載的南宋話本中已有《楊令公》一目。概因楊業死後追封中書令，故云。⁵⁰然民間為楊業「娶妻」，卻不知業妻姓名（初無「佘太君」、「佘賽花」之名），便想當然地為「令公」娶了一位「令婆」，蓋以「公」、「婆」相對而稱故也。然《演義》作者或認為有傷大雅，於是作出與「令旗」有關的解釋；《三關記》傳奇則說「令婆」與「令公」都是朝廷封的官職，顯然也是無端揣測之詞。待「佘太君」的稱謂出現之後，漸漸流行開來。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佘太君」的稱謂一定會取代「楊令婆」。事實上，即使到清中葉以後，「楊令婆」的稱謂也未被完全廢棄。例如乾隆四十四年刊刻的《說呼全傳》便採用「楊令婆」的稱謂，作品內文第十六回的回目是〈呼郎哭別楊令婆 五臺山五郎助戰〉。⁵¹

對於楊業之妻，北曲雜劇稱「佘太君」，傳奇和南方產生的小說則稱「楊令婆」，這啟發我們，「令婆」這一稱謂或帶有南方方言色彩。北方雖然也將「公」「婆」相對而稱，但一般只用於兒媳稱呼丈夫的父母，但南方就不同了。《漢語方言大辭典》「婆」條引《瓊州府志》：「凡子女稱祖父曰公，祖母曰婆。」又「太婆」條引《潮汕方言·釋親》：「俗稱太公之妻曰太婆。」⁵²可見，將「公」「婆」相對而稱在南方要普遍得多。

上文已述，清代以來的潮劇《楊令婆辯本》、潮州歌冊《十二寡婦征西》依然使用「楊令婆」而不用「佘太君」。據《中國戲曲志·廣東卷》，《楊令婆辯本》乃潮劇傳統劇本，上世紀三十年代由潮劇著名男旦洪妙主演後，一直成為「國內和東南亞觀眾最歡迎的劇目

⁴⁷ [清]東隅居士：《飛龍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芥子園本，1991），頁1209-1212。

⁴⁸ 京劇《七星廟》，《清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學苑出版社影印，2001），頁313-316。

⁴⁹ 曾白融主編：《京劇劇目辭典》，同註26，頁508-509。

⁵⁰ 參鄭騫：《楊家將故事考史證俗》，《景午叢編》下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頁15。

⁵¹ [清]無名氏：《說呼全傳》（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乾隆四十四年刊本，1991），頁261。

⁵²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5824、660。

之一」，洪妙因此被譽為「活令婆」除《辯本》之外，⁵³潮劇中的《楊令婆征西》、《楊令婆剝殼》、《楊令婆斥君》等劇碼迄今仍在演出。此外，廣東正字戲《三關記》或完全或部分地保留了《令婆奏本》、《令婆寄書》等出。這和北方戲曲普遍使用「佘太君」的情況形成對比。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太君」與「令婆」的混用。我們知道，京劇中的《太君辭朝》，早在道光四年（1824）的《慶升平班戲目》中已經出現。⁵⁴但晚清漢口文會堂刊刻的楚劇劇碼名稱仍用《楊令婆辭朝》。奇怪的是，除封面標題之外，內文一律用「佘太君」。如老旦自報家門：「老身佘氏太君，配夫繼業，投宋以來，四代精忠……」⁵⁵若將這個戲與《戲考》中的京劇《太君辭朝》相比，發現二者在情節、唱詞上幾乎全同。可以認為，楚劇將「太君」與「令婆」混用，乃是受到自《元曲選》而下的北方戲劇和明代小說及南方傳奇的雙重影響而然，這與楚劇地處南北交匯、九省通衢的武漢地區當有內在關係。

又，1915年刊《戲考》中的楊家將戲，如《洪羊洞》、《七星廟》、《清官冊》、《四郎探母》、《五台會兄》、《打焦贊》、《破洪州》、《八郎探母》、《太君辭朝》等，凡楊業妻出場或被提及，均被稱為「太君」或「佘太君」、「老太君」，但《八郎探母》的劇情介紹卻說：「佘太君，即老令婆，亦有軍事知識。」⁵⁶此外，1960年葉德霖根據漢劇改編成京劇《狀元媒》，由北京京劇院張君秋、馬連良、譚富英首演。⁵⁷張君秋飾演柴郡主，有〈自那日與六郎姻緣相見〉一段唱詞，其中有：「但願得令公令婆別無異見，但願得楊六郎心如石堅」等唱詞。⁵⁸顯然，「令公令婆」的稱謂因襲了明代傳奇和小說，而且說不定漢劇原文亦如此。但已經習慣了「佘太君」稱謂的北方觀眾可能難以理解，於是有人撰文稱：

京劇《狀元媒》是一出老戲。劇中柴郡主有一句唱詞：「但願得令公令婆別無異見」。這裏的「令公令婆」也用得極不得體。頭一個毛病，是情理方面的：柴郡主當時還沒有嫁給楊延昭，怎麼能對楊的父母以「公婆」相稱呢？第二個毛病，就是沒有明白「令」的含義，「令」是美的意思，父母、兄弟、姐妹、公婆之前，只要加了「令」字，必定是指講話物件的親屬。就算是柴郡主急著嫁人，一廂情願地要當兒媳婦，也不能把自己的公婆說成「令公令婆」。考慮到京劇的發展史

⁵³ 《中國戲曲志·廣東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3），頁 129

⁵⁴ [清]周明泰：《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道光四年慶升平班戲目〉（北京：中國戲曲藝術中心內部編印本），頁 5。

⁵⁵ 《新刻楊令婆辭朝》二本，漢口會文堂刊本，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⁵⁶ 京劇《八郎探母》，《戲考大全》第二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中華圖書館原本，1990），頁 989。

⁵⁷ 同註 49，頁 547-548。

⁵⁸ 張建民編：《張君秋唱腔選集》增訂本（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頁 76。

上，從劇本到表演，文人介入得很不夠，臺詞中不合語法、邏輯之處頗多，「令公令婆」之類的毛病，還是小焉者也。⁵⁹

本文意在糾正他人錯誤，卻暴露了自己亦有尚待提高的空間。為文為學，可不慎歟！

四、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佘賽花（太君）其人？或者換句話說文學作品中的佘賽花（太君）有沒有原型？這問題歷來頗受關注。李慈銘、衛聚賢、余嘉錫、鄭騫、常征、郝樹侯等學者，認同清代地方誌的說法，認為北宋武將折德辰之女嫁與楊業為妻，「折」與「佘」因音近相混，故折太君即佘太君的原型。⁶⁰學者中雖有持謹慎和懷疑態度的，⁶¹但反駁不力，故一般人寧信其有，致使折德辰之女為楊業之妻說幾成定論並廣為傳播。

李裕民先生的〈楊家將史事新考〉一文（以下簡稱〈新考〉）對此說予以否定，指出：記載折德辰之女為楊業之妻的清代方志「連基本史實都鬧錯了」，因而不可信；民間有關佘太君的傳說「經過長期流傳加工，更難憑信，於史無考，純屬張揚。」不過，〈新考〉還留了兩個尾巴。一是引李慈銘《荀爽齋日記》所云：「楊業娶府州折德辰女。今山西保德州折窩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折）即楊業妻也。」〈新考〉云：「李慈銘所說的折君碑，如確實有，折太君為楊業妻之說即可成立。」二是〈新考〉還提出一個假設：宋真宗時豐州刺史王承美之妻折氏（文獻中或記為「太君折氏」），其「抗遼、上狀、進宮、年壽、活動地域等均與戲曲小說之佘太君有相似之處，民間傳說逐步附會到楊家將裏，經過戲曲、小說加工，就成了現在人們所知的佘太君，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⁶²

⁵⁹ 瓜田：《「先父」到底是誰的父親？》，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ji/201005/t20100513_29597.htm。

⁶⁰ 如鄭騫云：「楊業妻折氏，名未詳，府州人（今陝西府谷縣），可能為折德辰之女……小說戲劇多訛折為佘，名賽花，稱為佘太君。又有訛稱蛇太君者。北地讀音折余蛇三字相同故也。」「各方志中所記折氏及慕容氏事蹟雖無旁證，亦無反證，而與後來小說戲劇及民間傳說，則卻相符合。以麟府二州相距之近，楊折兩家俱為當地豪族之『門當戶對』，結為婚媾之可能性自屬甚強。」〈楊家將故事考史證俗〉，《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頁32、35。再如郝樹侯：《楊業傳》第六章〈折太君——佘太君及其家世〉，在引乾隆《保德州志》、《晉乘搜略》後說：「可以肯定」，「山西保德折窩村有折太君墓」、「折太君為女英雄，善於騎射，勇於作戰，曾幫助楊業立過戰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71。

⁶¹ 如聶崇歧：〈麟州楊氏遺聞六記〉：「（楊業）妻折氏，或云為折德辰之女。折家世有府州，麟、府毗連，兩州土豪結婚，固事理之所許也。」「方志所載古跡，多不足據，所云折太君墓，折氏曾居黃羊城，皆屬影響之談。惟業妻之為折氏，似無可疑；至其是否為德辰女，則不敢必也。按宋制，四品官母妻皆封郡君。人稱業妻為折太君，豈無因哉！」《宋史叢考》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379-380。

⁶² 李裕民：〈楊家將史事新考〉，蔡向升等編《楊家將研究·歷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97。

李先生對地方誌中相關記載的否定值得稱許，但他留下的兩個尾巴尚待解決。實際上，「李慈銘所說的折君碑」屬子虛烏有；「王承美之妻折氏」被附會成楊業妻的可能性也基本上不存在。

「李慈銘所說的折君碑」來自光緒時夏寶晉所作的《山西金石錄》。然而，完全相信折德辰女即「楊業妻」的余嘉錫先生卻對這個大中祥符三年的「折太君碑」深表懷疑，他說：

李氏所言大中祥符三年之折太君碑，從來不見著錄。光緒時，高郵夏寶晉作《山西金石錄》，始列其目，今亦未見拓本。畢沅《關中金石記》卷六有〈折克行神道跋〉云：「世以此碑為折太君碑，考太君德辰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然則向來所謂折太君碑，皆出誤傳，夏氏殆亦沿其誤歟。然畢氏考克行碑為政和六年所立，而夏氏謂太君碑立於大中祥符三年，則又似非一碑矣。疑不能明，容俟再考。⁶³

沿著余先生的思路，很容易發現，《山西金石錄》的錯誤著錄概由著名官僚型學者畢沅《關中金石記》的誤記生發出來。

畢沅在陝西任職時間很長，其間發現了一通「折克行墓碑」，碑文陽面記錄了折克行的家世、官爵、事蹟等，陰面記錄了折氏家族近五百年的興衰史。他還注意到，這樣一個完全沒有提到楊業及楊業妻的墓碑竟然被當地人傳作是楊業妻「折太君」的墓碑。畢沅因此寫道：

世以此碑為折太君碑。折太君，德辰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

64

這段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辨誤，說折克行墓碑並非世人所說的「折太君」墓碑；二是信從和轉引了某些地方誌的記載，說「折太君」即楊業妻，其「墓在保德州折窩村」。今天看來辨誤屬大家法眼，可為定讞，而轉引則屬百密一疏，不足為憑。但由於楊家將戲曲的巨大影響，使人們把興奮點集中到了與余太君相關的部分，而這部分資訊恰恰是誤傳。又由於畢沅的權威地位，才使這個錯誤的資訊以訛傳訛，「折太君」為楊業之妻「余太君」

⁶³ 同註 16，頁 144。

⁶⁴ [清]畢沅：〈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關中金石記》卷六（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第 1525 冊，1985），頁 132。

的說法隨之流傳開來。

按畢沅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狀元，歷任陝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等職。在學問方面，他編纂的《續資治通鑒》記載了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元順帝至正三十年（1370）的中國歷史，其中北宋部分尤其精審。又編纂《關中金石記》、《關中勝跡圖志》二書，對關中歷史文物予以實錄，非親眼目睹不下筆。不難理解，對這樣一個大學者、大官僚的記述一般人很難不相信。例如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余太君」條云：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為折太君。⁶⁵

又，清史夢蘭《止園筆談》卷八亦云：「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案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楊業妻折德辰之女，世以為折太君。」⁶⁶可見畢沅的誤記影響之大。畢沅之後，另一個學者型官僚、金石家王昶（1725-1806）也寫有〈折克行神道碑跋〉，其中談到「折太君」，幾乎與畢沅所記如出一轍：

……碑敘克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併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耳。世以此碑為折太君碑。考折太君，德辰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⁶⁷

王昶的年齡比畢沅大，中進士也比畢沅早，但他做陝西按察使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一年之後，《金石萃編》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折克行墓碑亦為他所親見，然而他與畢沅一樣，在考察了一通折克行墓碑本身的情況之後，再敘述折德辰女即「楊業妻」，其墓在保德州折窩村，而且加上一個「考」字。這樣的寫法，很容易令人相信保德州折窩村既有楊業妻的墓，也必有其墓碑。《山西金石錄》中所「著錄」的大中祥符三年的「折太君碑」，很可能就是這樣附會而來。它「騙」過了李慈銘，也給李裕民先生的〈新考〉留下了尾巴。

五、

⁶⁵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407。

⁶⁶ [清]史夢蘭：《止園筆談》（《續修四庫全書》，第1141冊），頁232。

⁶⁷ [清]王昶：《金石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90冊），頁563。

那麼，畢沅說「折太君」即楊業妻，又說其「墓在保德州折窩村」，其根據何在？他從何處轉引了這條材料？

迄今所見，關於宋折德辰之女為楊業妻的最早記載，始見於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岢嵐州志·烈女傳》：

楊業妻折氏。業初名劉繼業，仕北漢，任捷為節度使，娶折德辰女，後歸宋，賜姓楊。折性敏慧，嘗佐業立戰功，號楊無敵。後業戰死於陳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辯夫力戰獲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為民。⁶⁸

雍正十二年（1734）刊《山西通志》卷一四九《烈女》一在「岢嵐州」下因襲了這段記述，惟將最後一句「遂削二人爵，除名為民」改為「遂削潘美王爵，侁除名」。眾所周知，王侁在歷史上官職甚微，根本不可能封王，何來「削爵」之說？《通志》編纂者故而改之，以略與史書合也。然同書卷一七四《陵墓》三在「保德州」下又記云：

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窩村。相傳即楊業妻折德辰女也。按折德辰守府州，後周、宋時屢敗北漢兵，宋乾德中卒，而是時業為北漢將。錄以備考。⁶⁹

本來，康熙《岢嵐州志》在《陵墓》類僅有「宋涇元經略大夫尉折克行墓，在城西北三里折家祠」一句而已，並未提及「折太君」及其陵墓。⁷⁰而《通志》既轉述了《州志》中折德辰之女為楊業妻的傳聞，便增添了有關「折太君」及其陵墓的記述。不過，《通志》強調所錄為「相傳」，又提出折德辰在北周、宋，而楊業在北漢，互為對手，似不可能結親，姑且「錄以備考」（光緒《山西通志》因之）。可見，《通志》雖是把「折太君墓」說成是楊業妻墓的始作俑者，態度也還算審慎。但近世學者對這樣的記述往往視而不見，甚至對懷疑論提出反駁。例如余嘉錫先生在看到光緒《山西通志》中「錄以備考」的記述後說：

其意以為業為北漢之臣，而德辰與北漢為敵，疑業不應娶其女也。不知德辰在周宋之間，固屢破北漢兵。而當漢隱帝乾佑二年，固府州團練使也。德辰之年，已三十有三，其女當亦十六七矣。業是時才弱冠，年齡正相當。北漢世祖以天子叔

⁶⁸ [清]袁鏞行纂、何顯祖修《岢嵐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第17冊，2005），頁499。

⁶⁹ [清]儲大文纂《山西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7冊），頁229、548冊頁397。

⁷⁰ 同註68，頁482。

父為河東節度使，德辰方求援擊之不暇，何為不可以女妻業乎？⁷¹

就事論事而言，余先生對懷疑論的反駁和他自己的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問題在於，由於「楊業妻折德辰女」這一大前提根本錯誤，因而余先生的推測只會起到維護錯誤、以訛傳訛的作用。而造成這一錯誤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對民間「為楊業娶妻」的過程，即從楊令婆（呂氏）——佘氏——佘太君故事的形成瞭解不夠。

雍正以後，乾隆《大清一統志》、《保德州志》和康基田（1728-1813）的《晉乘搜略》等，以及光緒《山西通志》、光緒《續修崞嵐州志》等，先後都因襲或記錄了楊業娶折德辰之女為妻的故事，但基本上沒有超出雍正《山西通志》的敘述範圍，而且記錄的語氣也基本上從懷疑轉為確信。例如乾隆二十九年刊《大清一統志》只在卷一五二「保德州」「陵墓」下記云：「宋折太君墓，在州城南四十里折窩村，楊業妻。」⁷²相比較而言，康基田《晉乘搜略》卷二十的記錄較為細緻：

宋時防守西北邊關稱楊業父子。折與楊為姻婭。崞嵐州掘地得石，拭視之為楊氏墓碣，載折太君事。世傳折太君即楊無敵夫人，想見當年臂指聯絡，協力邊防，惜不傳其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楊與折之謂與！《通志》：嵐縣有折御卿廟。《宋禮志》云：折御卿於嵐州以功業建廟。崞嵐西北三十里有折家祠，宋武安軍節度使折克行墓。《通志》：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窩村有折太君墓，即楊業妻、折德辰女也。鄉里世傳折太君善騎射，婢僕技勇，過於所部，用兵克敵如蘄王夫人之親援桴鼓。然考正史不傳其事，故闕所疑。⁷³

《晉乘搜略》成書於嘉慶十六年（1811），其引述《宋禮志》「『折御卿於嵐州』以功業建廟」數語見於《宋史禮志》八，其引述《山西通志》的部分亦可存而不論，而「崞嵐州掘地得石，拭視之為楊氏墓碣，載折太君事」，及「折太君善騎射，婢僕技勇，過於所部，用兵克敵如蘄王夫人之親援桴鼓」云云，則轉述「鄉里世傳」，乃捕風捉影而已。但未云「然考正史不傳其事，故闕所疑」，這種存疑的態度和雍正《山西通志》中的「錄以備考」的審慎態度一樣不受重視，而語涉「墓碣」的部分卻可能為李慈銘的「折太君墓碑」說增添某種靈感。

順便提及，近世的一些學者，談及戲曲中「佘太君」的原型為「折太君」時，往往以後出文獻為根據，而不及康熙《崞嵐州志》和雍正《山西通志》。例如余嘉錫先生的《楊家

⁷¹ 同註 16，頁 144。

⁷² [清]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13 冊），頁 624。

⁷³ [清] 康基田：《晉乘搜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6 輯 9 冊），頁 130。

將故事考信錄》，全文引述光緒《續修崑崙州志》，並云乾隆《保德州志》已有相同記載，故《崑崙州志》「遠有因襲，非出杜撰」，後文雖列舉《乾隆一統志》、光緒《山西通志》等，然始終未提及雍正《山西通志》。⁷⁴鄭騫先生的《楊家將故事考史證俗》徵引的最早文獻為乾隆《保德州志》與乾隆《府谷縣志》，衛聚賢《楊家將考證》亦僅舉光緒《崑崙州志》和乾隆《保德州志》，常征的《楊家將史事考》則主要依據畢沅的《關中金石記》，同時引述了《晉乘搜略》和《保德州志》，卻都沒有提到最早的康熙《崑崙州志》和雍正《山西通志》。這不利於考察「佘太君」的原型為「折太君」這一傳說的形成時間。

宋初的歷史而要靠清人來記錄，並且「折太君」的傳聞出現在有關「佘太君」的戲曲小說在民間廣為流傳之後，這本身就十分可疑。此外記錄這些傳聞的文獻錯誤很多，李裕民先生和其他學者已經指出。例如說楊業曾任「韃為節度使」，「韃為」乃「建雄」之誤；說楊業被賜姓楊，其實是恢復原姓；說潘美被削除了「王爵」，其實潘美生前未嘗封王（死後追封鄭王），何來削爵之說；又說折太君上疏為楊業申辯，也沒有任何文獻佐證。至於說折太君「善騎射」，「用兵克敵如蘄王夫人之親援桴鼓然」，更是用南宋梁紅玉的事比附北宋，愈發顯得不真實，等等。

六、

我們再看李裕民〈新考〉所留下的第二個尾巴，即「王承美之妻折氏」被附會成楊業妻「佘太君」的可能性有多大。據瞭解，最近已有學者表示認同李先生的假設。⁷⁵若這一假說成立，戲曲小說中「佘太君」的原型便來自另一個「折太君」。

按照文獻記載和〈新考〉的提示，兩個「折太君」與「佘太君」出現的時間先後是這樣的：宋代文獻中王承美之妻「折氏」——戲曲小說中的「佘太君」——清代地方誌中的折德辰之女「折太君」。但這樣一來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既然王承美之妻「折太君」是戲曲小說中「佘太君」的原型，那麼清代方志何以不秉筆實錄，而要將折德辰之女記為楊業之妻、製造出另一個「佘太君」的原型呢？

更應提出的是，〈新考〉所引《宋會要稿》稱王承美之妻為「太君折氏」，而我們在文獻中卻發現了另一個實實在在的「折太君」。清譚吉璉（1623-1679）所纂修的陝西《延綏鎮志》卷一〈地理志〉「山川」部分記云：

石盤山又沈家寺山……東四十里為神木境，境之北有楊六郎墓……高寒嶺又東四

⁷⁴ 同註 16，頁 141-144。

⁷⁵ 參曹家齊：〈楊門女將故事源流初探〉，《首屆全國楊家將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303-305。

十里為鎮羌境，有天城關。又東四十里為孤山境，境之南五里有折太君墓，宋名將克行之母也。⁷⁶

按《延綏鎮志》卷前有白乃真、許占魁、高光祉、王庭弼等人書於康熙十二年的序文和譚吉璫的自序，卷末有胡鍾彝書於康熙十二年的跋文，故此誌刊於康熙十二年（1673）當無疑問。然此刻本有乾隆年間少量增補，上述引文是否屬於增補的文字呢？我認為不是。證據有二：首先，乾隆時期所增刻的部分不惟字體明顯不同而且附有說明文字，例如卷四「人物志」增補「昭勇將軍劉紹周子劉昌魯妻王氏」等人事蹟，文末有「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旌表」字樣。⁷⁷上引有關「折太君」的部分與全書字體一致，且無增補說明。其次，雍正十三年（1735）刊《陝西通志》卷七十一引《府谷縣誌》云：「宋折太君墓，在縣西四十里楊家小寨，縣人呼為折太君墳。」又引《延綏鎮志》：「折太君墓，宋名將克行之母也。」⁷⁸可見《延綏鎮志》中有關「折太君墓」的記載，應屬於康熙本原貌而非乾隆時增補。因此可以說，就迄今所見到的文獻來看，《延綏鎮志》中的「折太君」早於康熙《崑崙州志》中的「折氏」，更早於雍正《山西通志》中的「折太君」，是清代地方誌文獻中出現的第一個「折太君」。

按照這一記載，「折太君」是宋朝大將折克行的母親。而折克行，就是上文提到的畢沅等人在陝西所發現的《折克行墓碑》的碑主。進一步再看，他也就是被傳為「佘（折）太君」之父的折德辰的重孫子。然而他卻活動在楊業死後（楊業於宋雍熙三年即西元 986 年去世）100 年左右的時間裏，直到徽宗帝大觀二年（1108）十二月方去世，其事蹟主要是抗擊西夏而非抗遼。據記載，「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⁷⁹這樣一來輩分就亂了。若按康熙《崑崙州志》和雍正《山西通志》的說法，「折氏」、「折太君」是折德辰的女兒，也就是折克行的姑奶奶。但按《延綏鎮志》，「折太君」則是折克行的母親。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從邏輯上推斷，這兩個「折太君」都和北宋折德辰家有聯繫，不會是巧合。在文獻中，折克行之母「折太君」先出現，乃從夫、從子姓稱呼；折德辰之女「折太君」晚出現，乃從娘家本姓稱呼。這兩種不同的稱謂方式雖然都可能使用，但出現在同一個家族內則不可思議，二者必一真一假，或兩個全假，而兩個全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若一真一假的話，則折克行之母「折太君」出現在先，應為真；而楊業妻「折太君」較晚出現，應為附會之

⁷⁶ [清]譚吉璫：《延綏鎮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27冊，影印康熙十二年刻本），頁302。

⁷⁷ 同註76，頁437。

⁷⁸ [清]沈青峰編《陝西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5冊），頁303。

⁷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鑿》「徽宗帝大觀二年十二月」（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頁2319。

說。

此外還可以推斷，在康熙前期將「折太君」附會為楊業妻的說法還不大流行，所以《延綏鎮志》和康熙《岢嵐州志》在記載「折太君」或「折克行」墓時根本未涉及楊業妻。此外《延綏鎮志》卷四「人物志」在記述楊業的曾堂孫楊畋的事蹟後評曰：

歐公志畋父琪之墓曰：繼業與子延昭「皆為名將，號無敵，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是豈獨宋時為然哉？即今聞楊六郎之名，猶無不相與咨嗟歎息，而想見其猛概矣。甚有謂其部將有焦贊、孟良者，一居於延安之嘉嶺為孟良寨，一居於延安之清涼山為焦贊寨。此非聞楊大眼之名而謂其目如車輪者乎？更可異者，以李全之妻楊氏善梨花槍亦謂之楊家女將，有若六郎之妹者。然夫六郎生於太平之時，四娘叛於嘉定之際，相去二百餘年，而牽合附會乃爾。甚矣，里兒野豎之好怪也。雖然，非里兒野豎為之，而傳奇者實為之也。聲音之道，入人深矣。況院本俳優，里兒野豎之所炫耀者乎！⁸⁰

此外，《延綏鎮志》卷六「藝文志」收有修志者譚吉璫本人的《韓王母墓辯》一文，謂「官山嶺」中之「韓王母墓」，當地傳為「韓信墓」或「韓王信墓」，均非，實為「韓世忠之母之墓也無疑矣」。⁸¹試想，一個熟悉楊家將故事而又喜歡追根究底的文人，若是聽到他筆下記錄的「折太君」與楊家將中的「佘太君」有瓜葛的傳聞，他會沉默不語嗎？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他修志期間，這一傳聞尚未產生。

畢沅在成書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關中勝跡圖志》卷二十四中記云：

折克行墓。《通志》：在府谷縣北三十里李家窪，又縣西四十里有折太君墓，克行之母也。⁸²

按畢沅既引用《通志》（當為雍正《陝西通志》，筆者注）即表明他對此書的信任。乾隆時，折德辰女為楊業妻「佘（折）太君」的民間傳說已經流行，而且畢沅自己也相信這一傳說，但在這裏卻仍稱折克行之母為「折太君」。於是在畢沅筆下便同時出現了兩個「折太君」：一個是嫁到神木楊家的折德辰女，乃從娘家本姓稱呼；另一個是折克行的母親、折德辰的孫媳婦，乃從夫、從子姓稱呼。果真出現這一情況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上文已經分析，兩個「折太君」中只可能有一個是真，而折德辰女為楊業妻「佘（折）太君」

⁸⁰ 同註 76，頁 394。

⁸¹ 同註 76，頁 540。

⁸² [清]畢沅：《關中勝跡圖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頁 787。

顯然是民間的附會之說。

雖然如此，歷史人物——折克行的母親「折太君」，仍與民間敷演的楊家將戲曲有擺脫不了的干係。

從地緣上看，折氏家族居住的陝西府谷縣與楊業的故鄉神木縣（宋代分別稱府州與麟州）交界，歷史上兩縣還曾經同屬一個行政區域。明成化間所建延綏鎮，其中路神木道「領葭州暨府穀、神木、吳堡三縣。」⁸³上引《延綏鎮志》在記錄「楊六郎墓」後緊接著記載「折太君墓」，《陝西通志》則記折太君墓在「楊家小寨」。雖然它們都聲明「折太君」為折克行的母親，但依然很容易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加之「折」、「佘」發音相同，於是在民間傳說中，「折太君」便與戲曲中的「佘太君」合二為一了。但由於輩分相差太大，原本折克行的母親「折太君」便進一步被「合理化」為折德辰的女兒。於是正如余嘉錫先生所言，當折德辰三十三歲時，「其女當亦十六七矣，業是時才弱冠，年齡正相當……何為不可以女妻業乎」？

行文至此，關於「佘太君」這一文學人物的來歷及其與歷史人物「折太君」的關係，似乎大體上可以搞清楚了。在明嘉靖時期的小說《北宋志傳》中，「楊業之妻」為「呂氏」；萬曆三十四年刊《楊家府演義》改為「佘（余）氏」，但這兩部小說多稱其為「楊令婆」。「佘太君」的稱謂大約在《演義》後不久出現在戲曲中。「楊令婆」與「佘太君」帶有南北方不同的地域色彩，加之後世某些作品兼收並蓄，故有時二者可混用。「太君」稱謂的形成或與明代小說中楊六郎妻稱「太郡」有關。由於戲曲在民間的廣泛影響，加之折、余同音和地緣的原因，約在清康熙中期，宋代武將折克行的母親「折氏」被楊業故里附近的折氏家族居住的岢嵐州一帶的百姓附會成戲曲中的楊業妻「佘太君」。雍正年間，折克行之母「折太君」的墓亦被附會成「佘太君」之墓。由於折克行的母親與楊業相差百年左右，於是後來進一步將「折太君」「合理化」為折德辰的女兒。清代著名學者畢沅及當代一些學者信奉地方誌的誤傳，遂使折德辰女「折太君」為戲曲人物「佘太君」的原型說輾轉相傳，眾口一詞，幾成定讞。這實在是歷史的誤會。

不過話還得說回來，楊業本來是有妻子的。沒有妻子，七個兒子從哪兒來？民間為「令公」娶一位「令婆」，不僅合情合理，而且符合「歷史真實」。但後來越傳越神，從少年比武招親到百歲掛帥，這就背離了歷史，成為實實在在的文學。個中敷衍騰挪，輾轉變化，牽涉到口述歷史與文學的關係，需要另文研究。同時，從小說中的「呂氏」到後來的「佘氏」、「佘太君」的轉變出於何因？戲曲中的「佘太君」最早來自何處？迄今也還是一個謎。

希望日後發現新的材料，進一步還原歷史真相。謹以此小文，呈諸方家，祈有以教我。

2010年10月22日初稿，2011年1月8日改定

⁸³ 同註76，頁288。

則可無明夜備賊兵休違了無情的這將令(焦贊云)
 那馬大人馬太君老夫人壽誕直奏知聖人也(唱)今
 日箇忠與孝可兀的動朝廷(衆同下)

第三折 (余太君領八嫂九妹上) (天君云)憶昔當年老
 全公忘生捨死盡其忠今朝身死黃泉下芳名萬古
 播清風老身余太君是也夫主乃金刀教手楊令公
 與老身所生七子二女其七子者乃是平定光輝昭
 朗嗣七子之內止有五郎六郎那五箇孩兒與父盡
 皆陣亡如今五郎孩兒見在五臺山削髮為僧六郎
 孩兒奉聖人的命着他鎮守瓦橋等三關媳婦兒都
 皆安樂每日奉侍甘旨今日是老身生辰之日聞知

〔附圖三〕脈望館抄本《黃眉翁賜福上延年》第三折「余太君」自報家門。

萬戶峪宋咸平中河西黃女義兵家與保及斬惟
 所部毀訛引趙保吉之眾從此入至麟州而逐於
 松巖矣又東五里有幽陵都督府唐開元中置也又
 東府有

花石巖又東四十里為桐林境之南三十里有
 點軍崖秦王過此點軍今有馬蹄及人跡坐石支在
 石又東二十里為大栢油境之東府有

石盤山又沈家寺山石有巨人跡長一尺五寸高五
 寸車輞跡一道俗傳胡菜世宗奪奪慈處又東四十
 里為神木境之北有楊六郎墓又南有石天巖
 度使麟州總管劉倫墓又東一里有

鳳頭山筆架山(麟州)蘇眼繡舜山五股故城在其南
 漢之光祿塞也元之雲州城在焉唐之麟州故
 城及連谷城在其北今人移委突城城廢又在
 其南四十里魏之石城隋改為懷德而古之新秦縣
 及唐之靜冠塞與惠寧鎮開二堡皆在其境焉又東
 四十里為永興境有

高寒嶺又東四十里為鎮羌境有天城關又東四十
 里為孤山境之南五里有折太君墓名將死行
 之毋也而巴州城在焉又東四十里為未及關境
 之南十里有

石佛堂元建也又東柳林海寺又東三十里為清水

〔附圖四〕康熙十二年陝西《延綏鎮志》卷一記「折太君」為折克行的母親。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明〕臧懋循：《〈元曲選〉序》，《負苞堂文選》，《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明〕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2001 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59 年。
- 〔明〕熊大木：《北宋志傳》，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 ：《北宋志傳》，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第三十四輯第二冊影印明世德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 〔明〕紀振倫：《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萬曆三十四年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明〕湯顯祖、徐朔方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
- 〔清〕錢德蒼編：《綴白裘》，《善本戲曲叢刊》第五輯，影印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冊 3。
- 〔清〕黃文暘原著、董康校訂：《曲海總目提要》，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 1928 年大東書局本，1992 年。
- 〔清〕東隅居士：《飛龍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芥子園本，1991 年。
- 〔清〕無名氏：《說呼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乾隆四十四年刊本，1991 年。
- 〔清〕周明泰：《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道光四年慶升平班戲目〉，北京：中國戲曲藝術中心內部編印本。
-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 〔清〕史夢蘭：《止園筆談》，《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1 冊。
- 〔清〕王昶：《金石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890 冊。
- 〔清〕袁鏘行纂、何顯祖修《岢嵐州志》，《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誌輯，第 1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
- 〔清〕儲大文纂《山西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7 冊、548 冊。
- 〔清〕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13 冊。
- 〔清〕康基田：《晉乘搜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6 輯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 〔清〕譚吉璉：《延綏鎮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27 冊，影印康熙十二年刻本。
- 〔清〕沈青峰編《陝西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5 冊。
- 〔清〕畢沅：《續資治通鑿》，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年。
- ：《關中勝跡圖志》，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
- ：《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關中金石記》卷六，《叢書集成初編》第 152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錢曾：《也是園目》，《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二函，影印脈望館抄本，冊 1。
- 《七星廟》，《清車王府藏曲本》，北京：學苑出版社影印，2001 年。
- 《十二寡婦征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潮州李春記書坊刊本，2002 年。
- 《北宋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三台館刊本，1994 年。
- 《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九函，影印脈望館抄本，第 61 冊。
- 《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十一函，影印脈望館抄本，第 84 冊。
- 《昭代簫韶》，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九集之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十八年內府刊本，1964 年。
- 《新刻楊令婆辭朝》二本，漢口會文堂刊本，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摘錦奇音》，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第三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萬曆辛亥年（1611）刊本，1984年。

《繡像北宋金槍全傳》，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繡像珍本集》第十二冊，影印道光三年刊本，2008年。

二、 近人論著

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第二冊下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吳新雷主編：《中國昆曲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李裕民：〈楊家將史事新考〉，蔡向升等編《楊家將研究·歷史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汪詩珮：〈文人化與折衷化的改編——從元刊本與《元曲選》的《薛仁貴》說起〉，《漢學研究》，第二十六卷第1期，2008年3月。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

郝樹侯：《楊業傳》第六章〈折太君——佘太君及其家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建民編：《張君秋唱腔選集》增訂本，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

曹家齊：〈楊門女將故事源流初探〉，《首屆全國楊家將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郭英德、王麗娟：〈《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編纂年代考〉，《文藝研究》2006年第8期。

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曾白融主編：《京劇劇目辭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

解玉峰：〈論臧懋循《元曲選》對元劇腳色之編改〉，《文學遺產》，2006年，第3期。

鄭騫：〈從《元曲選》說到《元刊雜劇三十種》〉，《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

——：〈楊家將故事考史證俗〉，《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

霍建瑜：〈《牡丹亭》成書年代新考〉，《文學遺產》，2010年第4期。

聶崇歧：〈麟州楊氏遺聞六記〉，《宋史叢考》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A Study on “佘太君” and “折太君”

Bao-cheng Kang^{*}

Abstract

She Taijun (「佘太君」)-She Saihua (佘賽花) is Yang Ye (楊業)'s wife and the mother of Yang Liulang (楊六郎) i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She was pretty and had a temperament of martial bearing when she was a teenager, and married Yang Ye through a Kongfu contest. She gave birth to seven sons and two daughters to the Yang, and had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female soldiers of the Yang family since Yang Ye and Yang Liulang passed away. She assumed leadership when she was a hundred-year old, gave military orders, gained victories and finally won respect from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 this literary figure and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She Taijun”(「折太君」).

Yang Ye's wife in literature is originally Lü (「呂氏」), whose deeds can be found in the novels of Jiajing period, Ming Dynasty, where she is called Yang Ling Po (「楊令婆」). Then, after Wanli Thirtieth Year of Ming Dynasty, the appellation “She Tai Jun” (「佘太君」) was shown in drama. Yang Ling Po (「楊令婆」) and She Tai Jun (「佘太君」) respectively exhibit regional color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and are absorbed in some later literatures, thus they are sometimes mixed. The formation of the appellation “Tai Jun” (「太君」) probably relates to the reason that Yang Liu Lang's wife is called “Tai Jun” in the Ming novels. Since opera exerts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people, and the two characters 折 and 佘 are homophone, as well as there are geopolitical reasons, in around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the General She Kexing (折克行)'s mother She (「折氏」) of Song Dynasty was interpreted by head and ears of the common people, who reside around Ke Lan Zhou region, which was Yang Ye's hometown, as Yang Ye's wife She Tai Jun (「佘太君」) of opera.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During Yongzheng time, the tomb of Zhe Kexing's mother "She Tai Jun" (「折太君」) became the farfetched one of "She Tai Jun" (「佘太君」). As She Kexing's mother "She Tai Jun" (「折太君」) is about a hundred year older than Yang Ye, then she was "rationally regarded as" the daughter of She Deyi (折德宸). Bi Yuan (畢沅), the well-known scholar of Qing Dynasty, and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believe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local recordings, and make She Deyi's daughter She Tai Jun (「折太君」) the prototype of the opera character "She Tai Jun" (「佘太君」). This theory has been passed down and almost been the final one. However,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Keywords: She Tai Jun, Yang Ling Po, Chi Tai Jun, She Tai Jun, word of mouth

